

泳齋近思錄衍註

五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代郡楊 伯也 彥瞻

處家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 經解

孟子曰事親若 曾子可也未嘗以 曾子之

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

也 易傳下同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

二十三

行註卷之六

乙

金通

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伯岳據蠱之九二曰

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伯岳

處家

據 蠱之九三曰幹父之蠱小有悔
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正倫理篤恩義我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
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
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 夫子又
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
人怨而不服 **伯** 蠱 據 家人之上九曰有孚威
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也

三三十四

衍註卷之六

二

田原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
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
之道也 **伯** 蠱 據 歸妹之九二曰眇能視利幽
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
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遺書** 下同 **伯** 蠱 據
誠齋曰正莫易於
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
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
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

處家

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此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

處家

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

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伯岳據老泉族譜引

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

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又問 孔子以公

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

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

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

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

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

三十一

衍註卷之六

四

潘

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 孔

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

以 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

且不為况聖人乎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

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

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

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

極大

處家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

外書
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飲酒恭叔以告

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姝旣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娶侯氏侯夫

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行狀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

三十一

行誼卷之六

六

長

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

相岳據曲禮注云絮猶調也爲其詳於味也

即叱

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

處家

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
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
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
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
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
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
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

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
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
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
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
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
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
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

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伯岳據

子謂伯魚

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註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

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調誦以事其君子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

繫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

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

域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

文王時詩分為二篇其言內治故也其言諸侯

以國被公長諸侯故也以成德者繫之召公

正家為先天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

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

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

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調誦所以風天

下為此詩者其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

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

之成至如麟趾

駟虞乃其應也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

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

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

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語錄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六

處家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代郡楊

伯喆

彥瞻

處已

出處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易傳

同下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

二十六

衍註卷之七

乙

全通

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

能安其常也

伯喆據

需之初九曰需于郊利

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

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

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

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

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

无咎也

處已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伯岳據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

徒義弗乘也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

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
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
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
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
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
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據遯之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
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謂雖遯之時尚當

三百二

行註卷之七

三

孫致

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猶當盡力以扶持
不可決意遯藏縮手而不之救也陰浸而長
亦必以漸尚可以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
其道而小正之

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
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
得爲之 孔 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
於漢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
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
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

已及而不能去矣

伯夷據明夷之初九曰行

三日不食有收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

義不食也垂翼謂害其所以行者君子知幾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

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

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

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

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

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

三四上

行註卷之七

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

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

事非一槩父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伯夷據晉

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

陰居下應九四又不中正欲晉而見摧者也

唯守正則吉罔孚者謂設不為人所信亦當

不正而合未有父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

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

固守

覲已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獲於窮危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伯夷據困之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

致命遂志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滌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

三廿五

行註卷之二

五

潘卷六

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伯夷據井之九

三曰井滌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滌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

伯夷

據革之六二曰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處已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蹈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伯夷據鼎之九二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極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極

有當隨有極之不得而後隨 **伯夷據** 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

極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極其隨未退聽也六二居中得正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為止之主乎止者也二之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極而唯

隨焉言不聽道不行故其心不快退聽下從也今以在上者未能下從所以不快極而唯從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 **伯夷據** 艮

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

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

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伯夷據** 明道先生見寺牆上書要不悶

守本分云此是好語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

處已

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伯岳據艮之上九曰

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

三十一

行註卷之七

一

系承

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遺書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个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勘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

處已

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

於所不安也

伯昂曰

子之門蓋曰學妙矣子貢遊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不以口傳耳授為

聞而以了悟為聞也夫子恐學者守易曉

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止一日須臾

不能如曾子易箦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

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

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為可畏
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
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
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
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
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个
是而已

孟子辨 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
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

伯岳曰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

孟子

衍註卷之七

九

潘季華

聖聖狂相去何啻霄壤而特在一念之間然
則一念在義則為舜一念在利則為跖
舜跖之分不待見諸行事
也顧所念慮者如何耳 義與利只是个公

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
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
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
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
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
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處已

趙景平問 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問邢七父從 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 程子 子曰爾

將何之曰將試教官 子弗答湜曰如何

三十三

衍註卷之七

十

張悅

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 先生云某起自草

萊無前任曆子

舊註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

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遂令戶部自爲出券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曆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 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

處已

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
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 先生曰只爲而
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
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 先生曰此事體
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
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
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
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
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
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
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
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
可以免此 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
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

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

子

以上並遺書

伯函

上蔡先生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

下

工夫余初及第年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

神宗晏駕

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

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

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費却閑心力若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四

行註卷之二

二

番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

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

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

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

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

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

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

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

處已

心哉

文集伯岳聞之曰廉二曰惠三曰始仕四

曰勤非惠不能愛民非明不能燭物非勤不

能舉職三者具矣非根之以廉則惠一變至

於虐明一變至於昏勤以汲汲於其私而悠

悠於其民故舉一而三自應此外有餘力則

以讀書學文如不讀書終為凡民如不學文

終為俗吏誠齋之言其後進之藥石歟故

周官小宰弊羣吏之治而六計皆以廉為首

使居官皆廉吏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

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

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簏衣

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

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

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七

處已

